

蒙古族兀鲁特部历史资料

译文集

第八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历史室 编

一九七八年 七月

目 录

前 言	1
一、十七世纪土尔扈特部由中国西部向俄国境内迁移及其返归 (苏)内达金《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一书选译	2
二、土尔扈特人的逃亡 (瑞典)斯文·赫定《热河——皇帝城》一书 选译	16
三、鞑靼的反叛 (英)德昆赛	48
附：马松教授对德昆赛《鞑靼的反叛》一书的评论	100

前 言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我们拟选译和选印一些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每辑基本上围绕一个专题，并附上有关参考论文索引，供研究、批判时内部参考。

这是一份内部参考资料，所选译文，有些尚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但绝大部分都渗透了帝、修、反的反动观点。特别是近些年苏修的文章，更是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此项工作系初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见到此资料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提高译文和编辑质量。

引用所载译文时，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十七世纪土尔扈特部由中国
西部向俄国境内迁移及其回归

(苏) 内达金

译者按：内达金，苏联人，三十年代时曾在乌鲁木齐的苏联领事馆任职，本文是他所著的《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一书中的第四章。原著为俄文，译文系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部的日译本（大连，1936年版）转译。本章最后一段，有关土尔扈特在新疆分布的情况，删去未译。

十七世纪时，西部蒙古族（他们也称为加尔梅克族）自动地向俄国境内迁移。如于沙皇瓦西里·许斯基（一六〇六—一六一〇年）时期，加尔梅克人开始进入西伯利亚，请求加入俄国国籍。

其后不久，一六三〇年，一些游牧民族从中亚来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这些人就是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等民族。

他们是怎样、又抱着何种目的来到这里的呢？

对于这一历史问题，有各种推测。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多数认为，这些民族广大群众的迁徙原因，是由于十七世纪准噶尔部首领们的政治压迫与组成西蒙古同盟各王公之间的内部纷争，作为逃亡者领袖的和鄂尔勒克不愿从属于

同盟而失去其所部的独立性。

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地接受上述的意见。根据波兹德涅夫教授的正确见解，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蒙古编年史，亦即加尔梅克编年史中的记载，并不明确。看不出准噶尔、卫拉特各部联盟中有专门政治或政治压迫的倾向。

一般说来，在准噶尔系民族的习惯上，其首领对其臣属，连贡物都不征收。他（指和鄂尔勒克——译者）仅仅是一个先锋，而是在这一面旗帜下断然入侵俄国的。

这是理由之一。第二个理由，和鄂尔勒克从蒙古迁徙到俄国之后，和准噶尔族并没有断绝姻亲关系和联系。如一六四〇年，和鄂尔勒克为了出席王公会议还去过准噶尔。

实际上，土尔扈特以及其他蒙古游牧民族，是根据准噶尔王公全体的承认而采取行动的，所以他的迁徙活动是缓慢而大胆的。

从成吉思汗、拔都时代以来的西蒙古人，就很了解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南部俄罗斯的丰美牧地，他们想在那里休息并经营良好的牧场的愿望，也是明显的事实。那么，业已迁移到俄国境内的加尔梅克人，和鄂尔勒克汗同他的民族继续保持联系并寻找良好的牧场，也同样是很自然的。

这样，根据加尔梅克编年史的记载，一六一八年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五万帐的卫拉特蒙古人离开准噶尔地区向北移动。他们到达了西伯利亚托波尔河流域，和这里先头迁移的加尔梅克人会合，通

过茫茫无际的草原，继续徐徐向前移动。一六三〇年才渐渐地达到了伏尔加河流域。

土尔扈特人到伏尔加河流域后两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定居下来。居住那里的不过是一部分土尔扈特人。所以这样说，因为作为先锋的和鄂尔勒克自己和他的牙帐经常设在伏尔加河以东。如前所述，一六四〇年，和鄂尔勒克去准噶尔出席王公会议的出发点，就是从那里动身的。

和鄂尔勒克从参加王公会议回来以后来到伏尔加河流域。当时，因为这个地方的下游一带已被开辟为牧场。可是，蒙古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俄国领土之内，因而断然袭击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些城市。

在袭击中，蒙古人通过里海到距伏尔加河下游不远的据点——阿斯特拉罕，包围了这个城市。虽然经过长时间顽强的围攻，但和鄂尔勒克却于一六四二年战死于城下。

他的长子书库尔岱青成为他的继承人。书库尔岱青对俄国人抱有敌意，唯恐被俄国人所征服。

为了避免以后被俄国征服，书库尔岱青于一六四六年去西藏，目的是想得到达赖喇嘛对他“汗”号的承认。

书库尔岱青的西藏之行，几乎历时十年之久。但他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期间，那里的一些王公搞阴谋，其中有些王公举起反对书库尔岱青的旗帜。

不久，一六四六年，这些王公们由阿斯特拉罕代表的允许去俄

国请求沙皇政府的保护。这个要求保护的请求，是以当时不在的书库尔岱青的名义提出的，并给沙俄政府以所有阿谏的条件。结果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给阿斯特拉罕长官以“应对彼等（加尔梅克人）以宽大之监督而加以保护”的敕令。

然而，这种“监督”并没有持续多久，从西藏回来的书库尔岱青愤然完全拒绝沙俄的保护，并开始进攻俄国领土。持续约有一年时间的袭击，其后（这时已不是成吉思汗、拔都时代的蒙古人了）由于卫拉特人苦于俄军的报复，而决定减少兵数。

一六五五年，加尔梅克人向沙皇阿列克赛·米海依洛维奇宣誓效忠于沙皇，但由于他们的野蛮性和几次袭击，使俄国政府不快，没有接受他们的效忠，对此，蒙古人自己并不理解。

书库尔岱青的继承者是朋楚克，他继承父业，努力于脱离于准噶尔地区蒙古族的统一工作。

一六七二年阿玉奇以狡猾手段取得他叔父道噶尔以及道噶尔儿子策凌的领地之后，成为加尔梅克的统治者。他又以同样手段削弱其余加尔梅克的王公势力。阿玉奇为了平息他的同胞之间的内部纷争，而击退了来到他们那里的俄国枪队，但因拉辛暴动刚刚开始，阿玉奇没有受到俄国政府的报复。

加尔梅克人和现在从属于他们的鞑靼人不断袭击俄国人，把俄国人作为俘虏而绑架，又对所有通行于察里津与阿斯特拉罕之间的人施以暴行。一六八四年以后，阿玉奇的军事行动转向伏尔加河以

外地区，同哈萨克人，突厥族战争，同时在高加索同达哥斯坦人，巴什基尔人，库班人战争。

一六九〇年，达赖喇嘛赠给阿玉奇“汗”号和印玺，但阿玉奇连奏请沙皇认可都没有，就直接接受了。

一六九七年，彼得大帝并没介意阿玉奇对俄国人的如此傲慢不恭的态度，他外游欧洲过程中为了防卫俄国南方国境，允许阿玉奇派遣使者。不仅如此，俄国还援助阿玉奇大炮，每年给他二十普特火药、十普特的铅。而且没有阿玉奇的许可任何人也不能实行东正教的洗礼。

一七〇六年，镇压阿斯特拉罕暴动之际，俄国政府请阿玉奇援助，但他反而擅自掠夺阿斯特拉罕的各个部落。

阿玉奇联合巴什基尔人，于一七〇八年袭击奔萨斯卡亚和坦波夫斯卡亚两地。

一七一四年，阿玉奇汗没有给俄国政府任何通知，又未得允许，就迎接北京来的中国使者^①，而自己则公开声称讨厌俄国。

一七二二年，当德尔本特远征之际，彼得大帝亲往加尔梅克牧地，由于他记忆着阿玉奇汗的粗暴性格，指定意志薄弱而无能的阿玉奇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作为阿玉奇的继承人。

然而，一七二四年阿玉奇死时，没有立他儿子策楞·敦道克，而是把汗位让与了他心爱的孙子敦道克·欧尔巴。

① 这里指的是清政府派出的图理琛使团——译者。

沙俄政府命队长威尔辛斯基企图以武力使彼得指定的道尔济·纳札洛夫即汗位，可是当威尔辛斯基率领部队进入草原时，敦道克·奥木巴已继承了汗位，而道尔济·纳札洛夫因害怕，拒绝继位而逃走。

加尔梅克人召开紧急会议，以沙俄干涉他们民族的内政为由，决议讨伐沙俄。

威尔辛斯基感到处境危险与恐怖，他大胆地作了种种让步，遂以策楞·敦道克作为新的汗而为沙皇所承认。但在关键时刻，他率领哥萨克军队出现在草原，使蒙古人大为惶恐，迫使蒙古人宣誓效忠俄国的沙皇。由于这一果断措施，才使威尔辛斯基能从上述会议图谋杀害他的危险中摆脱出来。

由于策楞·敦道克性格柔弱、无能，又引起了蒙古王公之间的内部纷争，但俄国又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

一七二七年，加尔梅克又开始袭击俄国，为此，俄国居民深受其苦，一七二八年，俄国增加了从萨拉托夫到阿斯特拉罕的驻防军队。

一七二九年，加尔梅克人以策楞·敦道克为议会首领，就俄国发出的讨伐布告问题，又和准噶尔地区进行联系协商。

一七三〇年，中国使节来到草原^①，赠予“汗”号的风声传出

① 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清政府为祝贺新的沙皇加冕，

派以托时为首的使用至俄京彼得堡——译者。

时，俄国政府对策楞·敦道克过急地赠给他汗的称号。

第二年，策楞·敦道克就开始同波斯及土耳其进行单独的交往。

由于策楞·敦道克得到两个国家（中国与俄国）对他汗位的承认，因而对其属下王公十分严格，多方要求。

当时有一些王公，曾是“汗”位的继承者，拥有一万一千帐牧民的敦道克·奥木巴带头揭出反汗的旗帜，俄国出来援助策楞·敦道克时，敦道克·奥木巴转入土耳其国籍，移居土耳其境内。他们在那里同当地部落居民试图进攻俄国。在袭击中敦道克·奥木巴纠合同族及其所属帐幕的牧民，很快就增加了二万八千帐之多。

由于敦道克·奥木尔拥有牧民人数较多，他在土耳其境内的牧场不足，所以在那里不久就想再回到伏尔加河流域来。

敦道克·奥木巴最初实现他的意愿是有困难的，但不久，它总归是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一七三五年，俄土战争发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沙俄政府提出他和他的牧民一起返回伏尔加河的请求。

受到战时困难影响的俄国政府，对敦道克·奥木巴的请求不仅没有拒绝，反而任命他为全加尔梅克族的首领，使无能的策楞·敦道克退位并把他叫到彼得堡去。

即了汗位的敦道克·奥木巴对俄国政府任何义务也没有承担，只是不袭击俄国领土了，但他请求西藏达赖喇嘛承认他的权力，而且在得到承认后，他简单地通知了俄国政府，说他已经从西藏法王那里得到授与他的权力。

敦道克·奥木巴刚一把伏尔加河流域的全加尔梅克族的权力统一起来，便以严峻的态度，对加尔梅克族中不顺从他的人，多数都予以处刑。

敦道克·奥木巴死于一七四一年。

敦道克·奥木巴死后，他的妻子贾思虽然奏请俄国政府想让她儿子兰德勒为汗，但不等俄国政府决定，她自己就随意继承汗位，擅自专权，把有威望和势力的又名加尔梅克的王公处了刑。

这种大胆而无法无天的行为，当然是对俄国政府的侮辱，俄国政府对此采取断然行动，废黜兰德勒及其母的汗位，任命已经上了年纪的顿杜克台什为统治者。

因此，贾思母子逃往高加索的卡巴多尔，在那里向波斯国王纳赛尔乞援攻打俄国，但波斯国王没有给他援助。兰德勒同卡巴尔金族一起，时时试图入侵俄国。

顿杜克台什年老力衰，对其入侵拿不出什么对策，不能统治汗国，所以他于一七五一年请求俄国政府仅仅作为摄政，而任命他未成年的儿子渥巴锡为汗。

他的请求得到允许，直到一七六一年他死为止，仍为汗国的统治者。

然而，这里出现了新的王位的继承者。那就是本族中自称为先辈的敦道克·奥木巴之孙策伯克·多尔洛。俄国政府为支持自己的任命者，再次派遣了军队。策伯克·多尔洛从渥巴锡那里逃走，但

由于他的策动，加强了在俄属加尔梅克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与骚乱。

俄国政府对反复无常将及一世纪的以汗位为中心的争夺和动乱，已经完全厌烦了。从实质来说，这个政权的争夺，是由加尔梅克人的无秩序性与动摇性所造成的。因此，俄国政府终于决心限制汗的权力。

严格说来，俄国政府与迁来伏尔加河流域的加尔梅克人的关系，大体上经常是不稳定的。

当然，尽管俄国政府最初为了使加尔梅克承认俄国的主权并使之服从而做了努力，但对置承认俄国主权于不顾的粗暴游牧民族，忌用严厉的政策。这部分原因是由于俄国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困难；再者也是为了南部俄罗斯的殖民地化和在警卫上不至由于镇压而使加尔梅克人返回准噶尔地区。

一方面，从加尔梅克人本身来看，他们同俄国人的交往中采取游牧民族本性的政策，即不讲道德的政策，时而对俄国表示忠诚，时而又掠夺俄国城市，如前所述，敢于同北京朝廷建立关系。

同时，他们没有断绝和准噶尔地区同族间的联系，支持他们的军事野心，常常想与俄国或中国进行战争。

俄国政府对不断发起叛乱的好战的多数蒙古人使用武力也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在蒙古加尔梅克人居住在俄国将近一世纪的期间，俄国有时以武力威吓，仅仅作到任命哪个汗的继承者的程度而已。但汗

死后或退位后又必然在加尔梅克人之间引起意见的对立与纷争。

对加尔梅克人如此不愉快的行动而不能忍受的俄国政府，遂感到有收拾他们的必要。

这时就决定限制汗的权力，改变加尔梅克族的统治方式。

到这时，关于加尔梅克的一切事情，汗的行政、法院（加尔梅克语称法院为“扎尔固”）都由俄国处理。

俄国政府决定把加尔梅克人的法院（扎尔固）从属于俄国政府，其名称也改为人民的，这个机构里的委员不仅是和汗有关系的人，而是全部落的人都可以参加，这个决定不是根据汗的认可，而主要是根据人民的选择和俄国政府的同意而修改的。

法院今后的判决虽然还有待于汗的裁决，但汗没有否定法院判决的独断的权力。对法院判决不同意时，把问题提交俄国政府。

俄国政府预定的改革方案，引起加尔梅克人非常不安，企图保持独立的运动，使上至王公下至贫民阶级的全体加尔梅克人团结起来，因而采取了最危险的行动。结果他们牺牲了半数，以至使他们处于他们在俄国生活预期相反的险恶境地。

对汗国政权如此卑下的政策，首先引起渥巴锡汗的激愤。

以前作为汗位竞争的策伯克·多尔洛再度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劝诱渥巴锡汗逃归准噶尔。他煽动性的言辞对渥巴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策伯克·多尔洛怀有夺取汗国的野心是当然的。他想若叛变暴露，渥巴锡将失去汗位。若脱逃成功，在途中也不难从软弱无力

的竞争者手中夺取权力。

不太贤明的渥巴锡汗陷入策伯克·多尔洛的奸计，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渥巴锡选择了回归准噶尔的道路。

加尔梅克人期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因而决心返回中国。从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的命运比他们期望的还好些。他们返回中国之前，西部中国地方当局已征服了准噶尔，准噶尔部牧民几乎全部被杀，可是后来中国政府又担心这块人迹稀少的领土殖民地化，欢迎各族移民去准噶尔地区，为移民的牧民提供牧地。

所以从那年秋天，游牧于伏尔加河左岸的三万三千帐牧民，十六万九千的蒙古人，越过乌拉尔河向巴尔喀什湖进发了。他们就是土尔扈特和硕特的蒙古人，而杜尔伯特部则几乎全部留在伏尔加河。

假如那时，右岸的牧民若不是因为伏尔加河泛滥而被阻的话，恐怕全部加尔梅克人都会返回中国的。但是，伏尔加河却使其一部分留了下来，而俄国政府后来制定了防止他们逃亡的措施。

派出追击的俄国军队，同他们没有进行几次战斗，就毫无所获地引军而返。三万三千个家族，拥戴着年轻的渥巴锡汗成功地逃离了俄国。

留在俄国约有五千杜尔伯特的帐幕及其家族，他们称作伏尔加加尔梅克。顿河加尔梅克。斯塔夫罗波尔斯基加尔梅克等直到今天还生存着。

加尔梅克人的返归准噶尔的途中遭到很大的损失。

他们虽然逃脱了俄国人的追击，好不容易地来到巴尔喀什湖，但在这里又遇到吉尔吉斯人^①的一切敌对行为。

根据土尔扈特王公、官吏谈话以及种种资料而形成的传说来看，在他们刚到巴尔喀什湖的那天晚上，几千加尔梅克人因喝了湖水而死亡，这是因吉尔吉斯人向湖水中投了毒药的缘故。这种故事当然是捏造的，不过这个传说之所以能传下来确是事实。最可信的说法是，平素不喝生水的加尔梅克人，由于喝了生水，而当时在他们之间正流行着急性痢疾，这种疫病的发生是同他们到达巴尔喀什湖与吉尔吉斯人发生冲突的时间是一致的，幼稚的牧民，便把这个不幸的原因归之于敌对一方所为。

吉尔吉斯人设计以武装的军队包围了蒙古人，他们为尽量地掠夺，而把蒙古人赶进了巴尔喀什湖附近的沙漠之中。

攻打土尔扈特的吉尔吉斯人是属于称作“马拉亚”、“斯勒都尼亚”、“包里西亚”的游牧集团。很多蒙古人在这因饥饿和缺水而丧命。

吉尔吉斯人只是把蒙古人长期包围在巴尔喀什湖附近。在这里，加尔梅克人由于同吉尔吉斯不断战斗，重病，再加上旅途生活的困苦，付出不少人的生命。

吉尔吉斯人日益密集的包围，使加尔梅克人无法平安地游牧，

① 这里的吉尔吉斯人指的是哈萨克和布鲁特等民族——译者。

为了摆脱灭亡，必须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加尔梅克人在俄国已经失去了独立性，若回去又恐怕被追赶上，所以重返俄国的路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设法前进，然而他们的处境日趋困难了。

土尔扈特族在各方面对吉尔吉斯人不得不长时间采取守势。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在紧要关头指挥进军还有些年轻缺少经验，他和他周围的人，对情况的紧急是知道的，甚至连年轻的渥巴锡的生命也令人担心。

据土尔扈特人传说，当他们在如此危机的时刻，出现了两个才能出众、勇敢不屈的英雄人物——土尔扈特的王公江基尔·巴图尔和扎瓦·巴图尔，以他们非凡的才能决定着远征的前途命运，而把生存下来的加尔梅克人安全地引回到准噶尔地区。

这两个英雄，他们宣誓忠于渥巴锡汗，同哈萨克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最后制定决战计划，发挥出惊人的勇敢，给予敌人以决定性打击而鼓舞着加尔梅克人。

由这两个勇敢英雄所率领的加尔梅克人的队伍，突破了哈萨克人的包围，向中国境内的目标移动。

加尔梅克人正想进入准噶尔地区时，遇到了中国军队，他们已经没有同中国军队作战的力量了。

土尔扈特人认识到除了放弃他们的独立而归属于中国作为中国皇帝乾隆的臣下，是别无出路的。

这样，他们乞求中国皇帝。一七七五年成为中国皇帝的臣下。从俄国逃出来的十六万九千人中，安全到达中国的不超过七万人，其余不是死于战争，就是毙于疾病，或者被俘后作为奴隶被卖掉。

乾隆皇帝以“典范的人类之爱”下令把他们收容下来，给他们帐篷、牲畜、衣服、粮食等物，以为赈济。

马汝珩 译